#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十三至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紹閔

謄録監生臣林　李

太平廣記卷十三

神仙十三

茅君 孔安國 尹軌

介象 蘇仙公 成仙公

郭璞 尹思

茅君

茅君者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

大怒曰汝不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笞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違遠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之適欲舉杖杖即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即可起耳父使為之有驗茅君弟在宦

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顧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氈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燿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

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蓊鬱驂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為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為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内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黄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即不愈常以此為候出神仙傳

孔安國

孔安國者魯人也常行氣服鉛丹年三百歲色如童子

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安國為人沉重尤寶惜道要不肯輕傳其奉事者五六年審其為人志性乃傳之有陳伯者安樂人也求事安國安國以為弟子留三年知其執信乃謂之曰吾亦少更勤苦尋求道術無所不至遂不能得神丹八石登天之法惟受地仙之方適可以不死而昔事海濱漁父漁父者故越相范蠡也乃易姓名隱以避凶世哀我有志授我秘方服餌

原書葉次誤號

之法以得度世則大伍司誠子期姜伯塗山皆千歲之後更少壯吾受道以来服藥三百餘年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来已三十三年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鬚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有張合妻年五十服之反如二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又教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之術故也出神仙傳

尹軌

尹軌者字公度太原人也博學五經尤明天文星氣河洛讖緯無不精微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效腰佩漆竹筒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惟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弟子黃理居陸渾山中患虎暴公度使其斷木為柱去家五里四方各埋一柱公度

即印封之虎即絶迹到五里輒還有怪鳥止屋上者以白公度公度為書一符著鳥所鳴處至夕鳥伏死符下或有人遭喪當葬而貧汲汲無以辦公度過省之孝子遂説其孤苦公度為之愴然令求一片鉛公度入荆山架小屋於爐火中銷鉛以所帶藥如米大投鉛中攪之乃成好銀與之告曰吾念汝貧困不能營葬故以拯救慎勿多言也有人負官錢百萬身見收縳公度於富人借數千錢與之令致錫得百兩復銷之以藥方寸匕投

之成金還官後到太和山中仙去也出神仙傳

介象

介象者字元則會稽人也學通五經博覽一家之言能屬文後學道入東山善度世禁氣之術能於茅上燃火煮雞而不燋令一里内人家炊不熟雞犬三日不鳴不吠令一市人皆坐不能起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聞有五丹經周旋天下尋求之不得其師乃入山精思冀遇神仙憊極臥石上有一虎往舐象額象寤見虎乃謂之

曰天使汝來侍衛我汝且停若山神使汝試我即疾去虎乃去象入山谷上有石子紫色光緑甚好大如雞子不可稱數乃取兩枚谷深不能前乃還於山中見一美女年十五六許顔色非常被服五綵蓋神仙也象乞長生之方女曰子可送手中物著故處乃可汝未應取此物吾故止待汝象送石還見女子在前處語象曰汝血食之氣未盡斷穀三年更來吾止此象歸斷穀三年復往見此女故在前處乃以還丹經一首授象告之曰得

此便得仙勿復他為也乃辭歸象常住弟子駱廷雅舍帷下屏牀中有數生論左傳義不平象傍聞之不能忍乃忿然為决書生知非常人密表薦於吳主象知之欲去曰恐官事拘束我耳廷雅固留吳主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試還後宮出入閨闥莫有見者如此幻法種種變化不可勝數後告言病帝遣左右姬侍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時

死晡時已至建業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吳主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後弟子見在蓋竹山中顔色轉少出神仙傳

蘇仙公

蘇仙公者桂陽人也漢文帝時得道先生早喪所怙鄉中以仁孝聞宅在郡城東北出入往來不避燥濕至於食物不憚精麤先生家貧常自牧牛與里中小兒更日

為牛郎先生牧之牛則徘徊側近不驅自歸餘小兒牧
牛牛則四散跨岡越嶮諸兒問曰爾何術也先生曰非
汝輩所知常乘一鹿先生常與母共食母曰食無鮓他
日可往市買也先生於是以筯插飯中擕錢而去斯須
即以鮓至母食去畢母曰何處買来對曰便縣市也母
曰便縣去此百二十里道途徑嶮往来遽至汝欺我也
欲杖之先生跪曰買鮓之時見舅在市與我語云明日
来此請待舅至以驗虛實母遂寬之明曉舅果到云昨

見先生便縣市買鮓母即驚駭方知其神異先生曾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數歲之後先生灑掃門庭修飾墻宇友人曰有何邀迎答曰仙侶當降俄頃之間乃見天西北隅紫雲氤氳有數十白鶴飛翔其中翩翩然降於蘇氏之門皆化為少年儀形端美如十八九歲人怡然輕舉先生斂容逢迎乃跪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先生曰明年天

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留之有所闕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即出門踟躕顧望聳身入雲紫雲捧足羣鶴翺翔遂昇雲漢而去來年果有疾疫遠近悉求母療之皆以水及橘葉無不愈者有所闕乏即扣櫃所須即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即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之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

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郡守鄉人皆就山弔慰但聞哭聲不見其形郡守鄉人苦請相見空中答曰出俗日久形貌殊凡若當露見誠恐驚怪固請不已即出半面示一手皆有細毛異常人也因請郡守鄉人曰遠勞見慰途徑險阻可從直路而還不須迴顧言畢即見橋亘嶺傍直至郡城行次有一官吏輒迴顧遂失橋所墮落江濵乃見一赤龍於脚下宛轉而去先生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恒淨三年之後無

復哭聲因見白馬常在嶺上遂改牛脾山為白馬嶺自後有白鶴来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来歸吾是蘇君彈何為至今修道之人每至甲子日焚香禮於仙公之故第也出神仙傳

又一說云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俄頃便返耽叔父為州吏於市見耽因書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耽

受命應仙方違遠供養以兩盤留家中若須食扣小盤欲得錢帛扣大盤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共怪其如此白官遣吏檢盤無物而耽母用之如神先是耽初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中井水飲之無恙果如所言闔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聲服除乃止百姓為之立祠出洞仙傳

成仙公

成仙公者諱武丁桂昜臨武烏里人也後漢時年十三

身長七尺為縣小吏有異姿少言大度不附人人謂之
癡少有經學不授於師但有自然之性時先被使京還
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
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
見二人罩白傘相從而行先生遂呼之設食食訖便去
曾不顧謝先生乃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先生語曰子
有何求而隨不止先生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
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出玉函看素書果有

武丁姓名於是與藥二丸令服之二人語先生曰君當得地仙遂令還家明照萬物獸聲鳥鳴悉能解之先生到家後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先生呼曰汝何姓名也對曰姓成名武丁縣司小吏府君異之乃留在左右久之署為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市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遣視之信然也時郡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小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

與先生居閤直至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先生行酒酒巡徧訖先生忽以盃酒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怪之府君曰必有所以因問其故先生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即遣使往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先生蓋非凡人也後府君令先生出郡

城西立宅居止只有母一小弟及兩小兒比及二年先生告病四宿而殞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猶未成服先生友人從臨武來於武昌岡上逢先生乘白騾西行友人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迷溪斯須却返我去向來忘大刀在户側履在雞棲上可過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曰吾向來於武昌岡逢先生共語云暫至迷溪斯須當返令過語家人收刀并履何得爾乎其家人云刀履並入棺中那應在外即以此事

往啓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惟一青竹杖長七尺許方知先生託形仙去時人謂先生乘騾於武昌乃改為騾岡在郡西十里也出神仙傳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龜書龍圖爻象讖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遥寄綴文之士皆同宗之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

矩制度仰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助者矣王敦鎮南州欲謀大逆乃召璞為佐時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問太史王敦果得天下邪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單騎微行直入姑孰城敦正與璞食璞久之不白敦敦驚曰吾今同議定大計卿何不即言璞曰向見日月星辰之精靈五嶽四海之神祇皆為導從翌衛下官震悸失守不即得白將軍敦使閽謂是小奚戲馬檢定非也遣三十騎追

不及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城外江中扶犂而耕占之
璞曰大江扶犂耕亦自不成反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
曰卿命盡幾何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誅璞江水暴上
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
側兩松樹間上有鵲巢璞逆報家書所言也謂伍伯曰
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手中可用
吾刀伍伯感昔念惠銜涕行法殯後三日南州市人見
璞貨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非但一人敦不信開棺

無尸璞得兵解之道今為水仙伯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著遊仙詩江賦卜繇客傲洞林云晉書有傳出神仙傳

尹思

尹思者字小龍安定人也晉元康五年正月十五夜坐屋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大水中有一人被蓑帶劍思目視之曰將有亂卒至兒曰何以知之曰月中人乃帶甲仗矛當大亂三十年復當小清耳後

果如其言出神仙傳

太平廣記卷十三

# 太平廣記卷十四

神仙十四



## 劉子南

劉子南者乃漢冠軍將軍武威太守也從道士尹公受

務成子螢火丸辟疾病疫氣百鬼虎狼虺蛇蜂蠆諸毒及五兵白刃賊盜凶害用雄黄各二兩螢火鬼箭蒺藜各一兩鐵槌柄燒令焦黒鍛竈中灰羖羊角各一分半研如粉麪以雞子黄并丹雄雞冠血丸如杏仁大者以三角絳囊盛五丸常帶左臂上從軍者繫腰中居家懸戸上辟盜賊諸毒物子南合而佩之永平十二年於武威邑界遇虜大戰敗績餘衆奔潰獨為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為神

人也乃解圍而去子南以教其子及兄弟為軍者皆未甞被傷喜得其驗傳世寶之漢末青牛道士封君達得之以傳安定皇甫隆隆授魏武帝乃稍傳於人間一名冠軍丸亦名武威丸今載在千金翼中出神仙感遇傳

郭文

郭文字文舉洛陽人也晉書有傳隱餘杭天柱山或居大壁巖太和真人曾降其室授以冲真之道晦跡潛修世所不知有虎張口至石室前若有所告文舉以手探

虎喉中得骨去之明日虎銜一死鹿致石室之外自此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舉出山虎必隨焉雖在城市衆人之中虎俯首隨行不敢肆暴如犬羊耳或以書策致其背上亦負而行文嘗採木實竹葉以貨鹽米置於筐中虎負而隨之晉帝聞之徵詣闕下問曰先生馴虎有術邪對曰自然耳人無害獸之心獸無傷人之意何必術為撫我則后虎猶民也虐我則讐民猶虎也理民與馴虎亦何異哉帝高其言拜官不就歸隱

鰲亭山得道而去後人於其臥牀席下得蒻葉書金雄詩金雌記其言皆當時讖詞其蜺如蛇也出神仙拾遺

## 嵩山叟

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深淺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甞悞墮穴中同輩兾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碁局下有數杯白飲墮者告以飢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留

此否答不願停碁者教云從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多怪異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自當得出若飢可取井中物食之如其言入井中多蛟龍然見叟輙避其路於是隨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飢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下問張舉舉曰此仙館丈夫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却往不知所之玄中記云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為三道西北通崐崘茅君傳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

室之天周迴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

出神仙拾遺

許眞君

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本汝南人也祖琰父肅世慕至道

東晉尚書郎邁散騎常侍護軍長史穆皆眞君之族子

也眞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傳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

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棼亂棄官東歸因與吳君同遊江

左會王敦作亂二君乃假為符竹求謁於敦蓋將欲止

敦之暴以存晉室也一日二君與郭璞同候於敦敦蓄怒以見之謂二君曰孤昨得一夢擬請先生圓之可乎真君曰請大將軍具述敦曰孤夢將一木上破其天孤禪帝位果十全乎許君曰此夢固非得吉敦曰請問其說吳君曰木上破天是未字也明公未可妄動晉祚固未衰耳王敦怒因令郭璞筮之卦成景純曰無成又問其壽璞曰明公若起事禍將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又問曰卿壽幾何璞曰余壽盡今日敦怒令武

士執璞出將赴刑焉是時二真君方與敦飲酒許君擲杯梁上飛遶梁間敦等舉目看盃許君坐中隱身於是南出晉關抵廬江口因召船師載往鍾陵是時船師曰我雖有此船且無人力乗駕無由載君二君曰汝但以船載我我當自與行船仍謂船師曰汝宜入船閉門深隱若聞船行疾速不得輒有潛窺於是騰舟離水凌空入雲二君談論端坐頃刻之間已抵廬山金闕洞之西北紫霄峰頂二君意欲暫過洞中龍行既抵其船拽撥

林木戛刺響駭其聲異常舟師不免偷目潛窺二龍知人見之峰頂委舟而去二君謂船師曰汝違吾敎驚觸二龍委棄此船萬仞峰頂吾緣貪與衆真除盪妖害暫須離此遊涉江湖汝既失船徒返人世汝可隱此紫霄峰上遊覽匡廬示之以服餌靈草之門指之以遁跡地仙之術由是舟師之船底遺跡尚存後於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告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年少乃是蛟蜃之

精吾念江西累為洪水所害若非翦戮恐致逃遁蜃精知真君識之潛於龍沙洲北化為黃牛真君以道眼遥觀謂弟子施大王曰彼之精怪化作黃牛我今化其身為黑牛仍以手巾掛膊將以認之汝見牛犇鬭當以劒截後真君乃化身而去俄頃果見黑牛奔趁黃牛而來大王以劒揮牛中其左股因投入城西井中許君所化黑牛趁後亦入井中其蜃精復從此井奔走徑歸潭州却化為人先是蜃精化為美少年聰明爽儁而又富於

寶貨知潭州刺史賈玉有女端麗欲求貴婿以匹之奩精乃廣用財寶賂遺賈公親近遂獲為伉儷焉自後與妻於衙署後院而居每至春夏之間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財貨數餘萬計賈使君之親姻童僕莫不賴之而成豪富至是奩精一身空歸且云被盜所傷舉家歎惋之際典客者報云有道流姓許字敬之求見使君賈公遽見之真君謂賈公曰聞君有貴壻畧請見之賈公乃命慎郎出與道流相見慎郎怖畏託疾潛藏真君厲

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蜃精復變本形究轉堂下尋為吏兵所殺真君又令將其二子出以水噀之即化為小蜃妻賈氏幾欲變身父母懇真君遂與神符救療仍令穿其宅下丈餘已旁亘無際矣真君謂賈玉曰汝家骨月幾為魚鼈也今須速移不得暫停賈玉蒼黃徙居俄頃之間官舍崩沒白浪騰涌即今舊跡宛然在焉真君以東晉孝武帝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而去

惟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真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於故宅鄉人因於其地置遊帷觀焉出十二真君傳

吳真君

吳真君名猛字世雲家於豫章武寧縣七歲事父母以孝聞夏寢臥不驅蚊蚋盖恐其去而噬其親也及長事南海太守鮑靚因語至道將遊鍾陵江波浩淼猛不假舟檝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奇之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書符擲於屋上有一青烏銜符而去須

臾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中二道人
呼天求救故以此拯焉後人訪尋果如所述時武寧縣
令干慶死三日未殯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今
吾當為上天訟之猛遂卧慶屍旁數日俱還時方盛暑
屍柩壞爛其䰟惡不欲復入猛强排之乃復重蘇慶弟
晉著作郎寶感其兄及覩亡父殉妾復生因撰搜神記
備行于世猛後於西平乘白鹿寶車冲虚而去出十二真君傳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生而聰穎妙達鍾律徧工八音常於野中遇十許人車服鮮麗麾幢森列如有所待寶常趨避之此人使人召至前曰上帝以子天授音律之性將傳八音於季末之世救將壞之樂然正始之聲子未備知也使鈞天之官以示子玄微之要命坐而敎以歷代之樂理亂之音靡不周述寶常畢記之良久羣仙凌空而去寶常還家已五日矣自此人間之樂無不精究嘗與人同食之際言及聲律時無樂器寶常以食器

雜物以筋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作絲竹大為時
人所賞歷周洎隋落拓不仕開皇初沛國公鄭譯定樂
成奏之文帝召寳常問其可否常曰此亡國之音哀怨
浮散非正雅之聲極言其不可詔令寳常創造樂器而
其聲率下不與舊同又云世有周禮旋宮之義自漢魏
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之寳常創之人皆哂笑於是試
令為之應手成曲衆咸嗟異由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
然其聲雅澹不合於俗人皆不好卒寢而不行寳常聽

太常之樂泣謂人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盡當時海內晏安天下全盛人聞其言大為不爾及大業之末卒驗其事是時鄭譯何妥盧賁蘇道蕭吉王令言皆能於雅樂安馬駒曽妙達王長通敦金樂等能作新聲皆心服寶常言其久假矣寶常無子嘗謂其友曰吾不堪病則死矣因病妻竊其財物而逃幾至餓殞忽一夕先所遇神仙來降其家曰汝捨九天之高逸念下土之塵愛淪沒於兹限將畢矣須記得雲亭宫之會乎寶常懵

然良久乃悟他日謂鄰人曰吾偶自仙宮謫於人世即將去矣旬日不知所之出神仙拾遺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經本絹素書朱漆軸緘以玉匣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鬕髻當頂餘

髮半垂獘衣扶杖神狀甚異路傍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而問之曰此黄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授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載拜具告所得母曰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脈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至真是吾弟子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陰符之義曰此符凡三百

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術一百言演法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强兵戰勝之術皆内出心機外合人事觀其精微黄庭内景不足以為玄鑒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非有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為師受書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

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久之母曰已晡時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缽令筌谷中取水水既滿矣缽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及還已失老母但留麥飯數升於石上而已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有相業著中台志十卷時為李林甫所排位不顯竟入名山訪道不知所終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十五

神仙十五

道士王纂　貞白先生　桓闓

蘭公　阮基

道士王纂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蠢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饑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

毒瘴殞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藉纂於靜室飛章告玄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畫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郁空際俄而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鋭之士三千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頃之珠幢寶幡蜺旆羽節紅旂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節最居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屏左右龍虎將軍侍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屏兩面若有備衛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五十人次龍虎

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簧駭空自北而至五色
奇光灼爍豔逸一人佩劒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
至矣於是百寶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大道君侍二真人
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真二帝立侍焉纂
拜手迎謁跪伏於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真剳
心投血感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鑒躬於子矣纂匍
匐禮謝竟道君告曰夫一陰一陽化育萬物而五行為
之用五行且有相勝各有盛衰代謝推遷間不容息是

以生生不停氣氣相勝億刼已來未始暫輟也得其生者合於純陽升於天而仙得其死者淪于至陰在地而為鬼鬼物之中自有優劣强弱剛柔善惡與人世無異玉皇天尊慮鬼神之肆横害於人也常命五帝三官檢制部御之律令刑章罔不明備然而季世之民澆偽者衆淳源既散妖詐萌生不忠於君不孝於親違三綱五常之教自投死地由是六天故氣魔鬼之徒與歷代已來將敗軍死聚結為黨亦戕害生民駕雨乘風因衰伺

隙為種種病中傷極多亦有不終天年罹其夭枉者昔於杜陽宮出神呪經授真人唐平使其流布以救於物民間有之世人見王翦白起之名謂為虛誕此葢從來將領者生為兵統死為鬼帥有功者遷為陰官殘害者猶居魔屬乘五行敗氣為瘵為瘧然以陽為憚以神呪服之自當弭戢矣今以神化神呪二經復授於子按而行之以拯護萬民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於纂曰勉而勤之陰功克成真

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騎西北而舉昇還上清矣纂按經品齋科行於江表疫毒鎮弭生靈乂康自晉及兹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出神仙感遇傳

貞白先生

貞白先生陶君諱弘景字通明吳荆州牧濬七世孫丹陽人也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爐覺語左右言當孕男子非凡人多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識長而慱達因讀神仙傳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七

與江斆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禀經法精行道要殆通幽洞微傳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眞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至明年時議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勅命餉賚恒爲繁極乃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子居中接賓於下令一小豎傳度而已

潛光隱耀内修祕密深誠所詣遠屬靈人可謂感而遂通矣身長七尺八寸為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深慕張良之為人率性輕虚飄飄然頗有雲間興其所通者皆得於心非傍識所能及長於詮正謬偽地理歷算文不空發成即為體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其撰真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永平三年深藏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生乃引諸讖記定梁應運之符又擇交禪日靈驗昭著勅使入山宣旨酬

謝帝既早與之交遊自此後動靜必報先生既得祕旨妙訣以為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給之又手敕浴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於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已前陳奏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為佳寶梁武初未知道教先生漸悟之後詣張天師道裕建立玄壇三百所皆先生之資也梁元帝金樓子云予於隱士重陶貞

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一時名士也先生嘗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亦如所言先生以大同二年丙辰歲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於雷平山同軒轅之葬衣冠如子喬之藏劒舃比於兹日可得符焉詔追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仍勅舍人監護馬樞得道傳云受

蓬萊都水監弟子數百人有先得道者唯王遠知陸逸冲桓清遠嗣先生之德焉唐天寶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太保梁邵陵王蕭綸為碑銘焉出神仙感遇傳

桓闓

桓闓者不知何許人也事華陽陶先生為執役之士辛勤十餘年性常謹默沈靜奉役之外無所營為一旦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集隱居庭中隱居欣然臨軒接之青童曰太上命求桓先生耳隱居默然心計門人無

姓桓者命求之乃執役桓君耳問其所修何道而致此桓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親朝太帝九年矣乃有今日之召將昇天陶君欲師之桓固執謙卑不獲請陶君曰某行教修道勤亦至矣得非有過而淹延在世乎願為訪之他日相告於是桓君服天衣駕白鶴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陶君之室言曰君之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䖟蟲水蛭輩為藥功雖及人而害於物命以此一紀之後當解形去世署蓬萊都水監耳言訖乃去陶君復以草

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焉後果解形得道出神仙感遇傳

蘭公

兗州曲阜縣高平鄉九原里有至人蘭公家族百餘口精專孝行感動乾坤忽有斗中真人下降蘭公之舍自稱孝弟王云居日中為仙王月中為明王斗中為孝弟王夫孝至於天日月為之明孝至於地萬物為之生孝至於民王道為之成具其三才肇分始於三氣三氣者

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太聖真王治化也太清者玄道流行虛無自然玉皇所治也吾於上清已下託化人間示陳孝道之教後晉代嘗有真仙許遜傳吾孝道之宗是為衆仙之長因付蘭公至道秘旨於是蘭公獲斯妙訣頴悟真機黙辨往由顧知前事因與里人共出郊野忽覩古塜三所乃云此是吾三仙解化之墳請民報官令移塜旁之路勿令人物踐蹋吏乃訊于蘭公此言以何驗實公曰第一塜者昔有真人骸骨今乃已得

復形是為地仙長生久視第二塚見有仙衣一對道經一函復有一人方如醉臥發之良久乃能話談此以太陰鍊形綿養真氣耳第三塚有玉液丹服之白日便當冲翥于時官吏與蘭公對開三塚其所明驗一一並同蘭公乃詣塚間躬取仙衣掛體又取金丹服之招邀臥塚二真人同共聳身而輕舉官吏悔謝虔懇拜陳啓問蘭公何時下降公曰我自此每十日一至于斯更逾數年百日一降施行孝道宜准玄科接濟樊籠符臻至道

自爾吳都十五童子丹陽三歲靈孩洎於蘭公並是仙之化現也所傳孝道之秘法別有寶經一帙金丹一合銅符鐵券得之者唯高明大使許真君焉出十二真君傳

阮基

阮基者河内人也以周武帝建德七年因射熊入王屋山東北見一道士坐松樹下神狀奇異基遂捨弓矢稽首起居已師命基曰可暫往觀中眺望巖間忽有一童子引基到觀門臺殿嚴麗皆飾以金玉土地清淨皆紺

碧琉璃行樹端直綠葉朱實清風時起鏘然有聲基於門下觀覽心神惶怖載拜請退即至師所師笑曰汝不敢進邪基曰凡夫肉人不識大道忽於今日得覩天堂情誠喜悅不能自勝願師弘慈濟基沈溺師曰汝積罪人也先身微緣令得遇我汝命將盡其柰之何基聞不勝惶悚叩頭千百求乞生津師遂令基捨惡從善誓棄弓矢乃授基智惠上品十戒熏為設蔬食食訖令去基載拜奉辭師曰汝命絕之時吾將度汝其年冬基得暴

病而卒唯左手一指尚煖家人不即葬之三日而活久能言言云初見黄衣使者二人執文書引基去忽至一處狀如臺府至屛門使者引入見大廳上有官人隱隱階前小吏數十人皆執簿書或青或黑有一吏執黑簿謂基曰汝積罪深厚應入地獄基聞倉卒惶怖莫知何言良久思之忽憶聖師心中作念初别之時言臨命絶時必來度汝今日危困幸垂救濟須臾天西北端雲忽起雲車冉冉自空而下直至階前去地丈餘而止乃見

聖師在車中坐冥官見之皆稽首作禮聖師曰我有弟子在此故來度之乃取經一卷付基基載拜跪受題云太上救苦經令基讀之一遍冥官皆稽首受命聽訖謂基曰可去勿住此深勤精進後更與汝相見言訖失師所在唯覺香氣氛氳久之乃見一黄衣使者引基至家唯聞家號泣之聲基乃還活凝坐良久追憶夢中經不遺一字乃慎持念遂抄録傳于世復辭親友入王屋山莫知所在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十五

# 太平廣記卷十六

## 神仙十六

杜子春　張老

### 杜子春

杜子春者葢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家産然以志氣閒曠縱酒閒遊資産蕩盡投於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

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疎薄也感激之氣發于顏色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

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衣服車馬易貴從賤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倐忽如初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慙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爲從此謀身治生石季倫猗頓小竪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然縱適之情又却如故不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于

故處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奔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因與三千萬曰此而不痊則子𧇊在膏肓矣子春曰吾落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叟三給我我何以當之因謂老人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餘間悉召孤

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族親恩者煦之讐者復之
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于二檜之陰遂與登華
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
雲遥覆鸞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餘紫
焰光發灼煥窻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
前後其時日將暮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黄冠絳帔士也
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
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夜叉猛

獸地獄及君之親屬為所困縛萬若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莫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訖而去子春視庭唯一巨甕滿中貯水而已道士適去旌旗戈甲千乘萬騎徧滿崖谷呵叱之聲震動天地有一人稱大將軍身長丈餘人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親衛數百人皆仗劒張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軍左右竦劒而前逼問姓名又問作何物皆不對問者大怒摧斬爭射之聲如雷竟不應将軍者極怒而

去俄而猛虎毒龍狻猊獅子蝮蝎萬計哮吼拏攫而爭前欲搏噬或跳過其上子春神色不動有頃而散既而大雨滂澍雷電晦暝火輪走其左右電光掣其前後目不得開須臾庭際水深丈餘流電吼雷勢若山川開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間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有頃而散將軍者復來引牛頭獄卒奇貌鬼神將大鑊湯而置子春前長槍兩义四面週匝傳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當心义取置之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來捽于階

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應及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燒苦不可忍其妻號哭曰誠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執巾櫛奉事十餘年矣今為尊鬼所執不勝其苦不敢望君匍匐拜乞但得公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誰無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淚庭中且呪且罵子春終不顧將軍且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從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顧之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間敕左右斬之斬訖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此乃雲

臺峰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碓擣磑磨火坑鑊湯刀山劒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獄卒告受罪畢王曰此人陰賊不合得作男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單父縣丞王勤家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畧無停日亦嘗墜火墮牀痛苦不齊終不失聲俄而長大容色絶代而口無聲其家目為啞女親戚狎者侮之萬端終不能對同鄉有進士盧珪者聞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啞辭之盧曰茍為妻而

賢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長舌之婦乃許之盧生備六禮親迎為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歲聰慧無敵盧抱兒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怒曰昔賈大夫之妻鄙其夫纔不笑然觀其射雉尚釋其憾今吾陋不及賈而文藝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應手而碎血濺數步子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見其紫焰穿

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歎曰措大悞余乃如是因提其髮投水甕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已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也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歸子春强登基觀焉其爐已壞中有鐵柱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衣以刀子削之子春既歸愧其忘誓復自効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歎恨而歸出玄怪續錄

張老

張老者揚州六合縣園叟也其鄰有韋恕者梁天監中自揚州曹掾秩滿而來有長女既笄召里中媒媼令訪良壻張老聞之喜而候媒于韋門媼出張老固延入且備酒食酒闌謂媼曰聞韋氏有女將適人求良才于媼有之乎曰然曰某誠衰邁灌園之業亦可衣食幸為求之事成厚謝媼大罵而去他日又邀媼媼曰叟何不自度豈有衣冠子女肯嫁園叟耶此家誠貧士大夫家之

敵者不少顧叟非匹吾安能為叟一盃酒乃取辱於韋氏叟固曰强為吾一言之言不從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責而入言之韋氏大怒曰媪以我貧輕我乃如是且韋家焉有此事況園叟何人敢發此議叟固不足責媪何無别之甚耶媪曰誠非所宜言為叟所逼不得不達其意韋怒曰為吾報之今日内得五百緡則可媪出以告張老乃曰諾未幾車載納于韋氏諸韋大驚曰前言戲之耳且此翁為園何以致此吾度其必無而言之今

不移時而錢到當如之何乃使人潛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許焉張老既取韋氏園業不廢負穢鑁地鬻蔬不輟其妻躬執爨濯了無怍色親戚惡之亦不能止數年中外之有識者責恕曰君家誠貧鄉里豈無貧子弟奈何以女妻園叟既棄之何不令遠去也他日恕致酒召女及張老酒酣微露其意張老起曰所以不即去者恐有留念今既相厭去亦何難某王屋山下有一小莊明旦且歸耳天將曙來別韋氏他歲相思可

令大凡往天壇山南相訪遂令妻騎驢戴笠張老策杖相隨而去絶無消息後數年怨念其女以為蓬頭垢面不可識也令其男義方訪之到天壇南適遇一崑崙奴駕黄牛耕田問曰此有張老家莊否崑崙投杖拜曰大郎子何久不來莊去此甚近某當前引遂與俱東去初上一山山下有水過水連綿凡十餘處景色漸異不與人間同忽下一山其水北朱戶甲第樓閣參差花木繁榮烟雲鮮媚鸞鶴孔雀徊翔其間歌管寥亮耳目崑崙

指曰此張家莊也韋驚駭不測俄而及門門有紫衣人吏拜引入廳中鋪陳之華目所未覩異香氤氳徧滿崖谷忽聞珠珮之聲漸近二青衣出曰阿郎來此次見十數青衣容色絶代相對而行若有所引俄見一人戴遠遊冠衣朱綃曳朱履徐出門一青衣引韋前拜儀狀偉然容色芳嫩細視之乃張老也言曰人世勞苦若在火中身未清涼愁焰又熾而無斯須泰時兄久客寄何以自娛賢妹畧梳頭即當奉見因揖令坐未幾一青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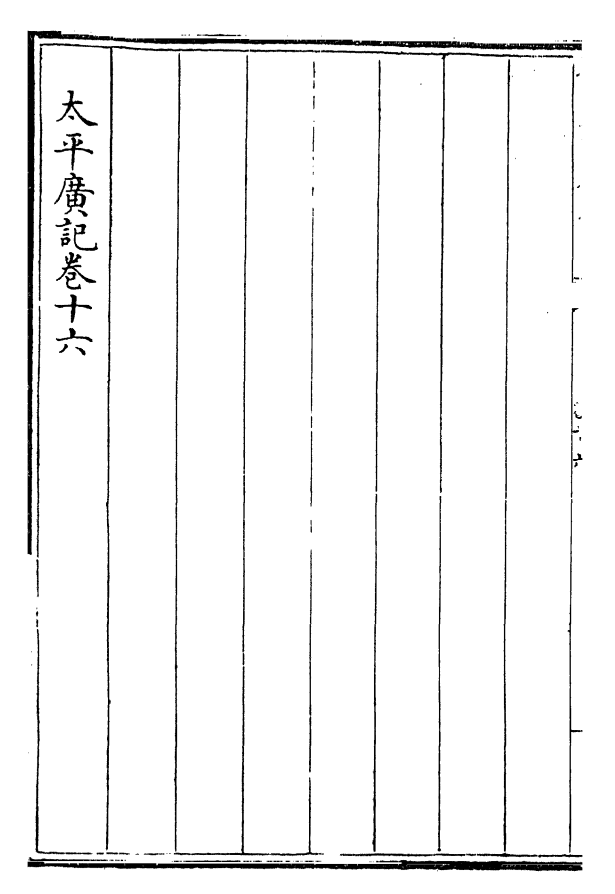
曰孃子已梳頭畢遂引入見妹于堂前其堂沉香為梁玳瑁帖門碧玉窻珍珠箔階砌皆冷滑碧色不辨其物其妹服飾之盛世間未見畧叙寒暄問尊長而已意甚鹵莽有頃進饌精美芳馨不可名狀食訖館韋于內廳明日方曙張老與韋生坐忽有一青衣附耳而語張老笑曰宅中有客安得暮歸因曰小妹暫欲遊蓬萊山賢妹亦當去然未暮即歸兄但憩此張老揖而入俄而五雲起於庭中鸞鳳飛翔絲竹並作張老及妹各乘一鳳

餘從乘鶴者十數人漸上空中正東而去望之已没猶隠隠聞音樂之聲韋君在後小青衣供侍甚謹迫暮稍聞笙簧之音倏忽復到及下于庭張老與妻見韋曰獨居大寂寞然此地神仙之府非俗人得遊以兄宿命合得到此然亦不可久居明日當奉别耳及時妹復出别兄殷勤傳語父母而已張老曰人世遐遠不及作書奉金二十鎰并與一故席帽曰兄若無錢可于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一千萬持此為信遂别復令崐崘奴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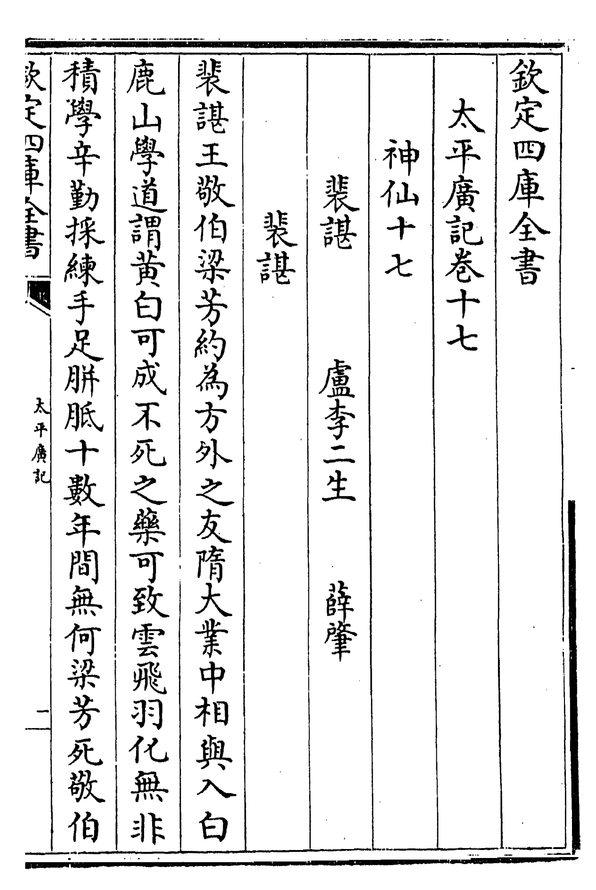
出却到天壇崑崘奴拜別而去韋自荷金而歸其家驚訝問之或以爲神仙或以爲妖妄不知所謂五六年間金盡欲取王老錢復疑其妄或曰取爾許錢不持一字此帽安足信旣而困極其家强逼之曰必不得錢亦何傷乃往揚州入北邸而王老者方當肆陳藥韋前曰叟何姓曰姓王韋曰張老令取錢一千萬持此帽爲信王曰錢卽實有席帽是乎韋曰叟可驗之豈不識耶王老未語有小女出青布幃中曰張老常過令縫帽頂其時

無皂線以紅線縫之線色手蹤皆可自驗因取看之果是也遂得載錢而歸乃信真神仙也其家又思女復遣義方往天壇南尋之到即千山萬水不復有路時逢樵人亦無知張老莊者悲思浩然而歸舉家以為仙俗路殊無相見期又尋王老亦去矣後數年義方偶遊揚州閒行北邸前忽見張家崑崙奴前曰大郎家中何如孃子雖不得歸如日侍左右家中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因出懷金十斤以奉曰孃子令送與大郎君阿郎與王老

會飲于此酒家大郎且坐崐崘當入報義方坐于酒旗下日暮不見出乃入觀之飲者滿坐坐上並無二老亦無崐崘取金視之乃真金也驚歎而歸又以供數年之食後不復知張老所在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十七

神仙十七

裴諶　　盧李二生　　薛肇

裴諶

裴諶王敬伯梁芳約為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謂黄白可成不死之藥可致雲飛羽化無非積學辛勤採練手足胼胝十數年間無何梁芳死敬伯

謂諶曰吾所以去國忘家耳絕絲竹口厭肥豢目棄奇色去華屋而樂茆齋賤歡娛而貴寂寞者豈非覬乘雲駕鶴遊戲蓬壺縱其不成亦望長生壽畢天地耳今仙海無涯長生未致辛勤于雲山之外不免就死敬伯所樂將下山乘肥衣輕聽歌翫色遊於京洛意足然後求達建功立事以榮耀人寰縱不能憩三山飲瑶池驂龍衣霞歌鸞舞鳳與仙官為侶且腰金拖紫圖形淩烟廁卿大夫之間何如哉子盍歸乎無空死深山諶曰吾乃

夢醒者不復低迷敬伯遂歸諶留之不得時唐貞觀初以舊籍調授左武衛騎曹參軍大將軍趙朏妻之以女數年間遷大理廷評衣緋奉使淮南舟行過高郵制使之行呵叱風生舟船不敢動時天微雨忽有一漁舟突過中有老人衣簑戴笠鼓棹而去其疾如風敬伯以為吾乃制使威振遠近此漁父敢突過試視之乃諶也遂令追之因請維舟延之坐內握手慰之曰兄久居深山拋擲名宦而無成到此極也夫風不可繫影不可捕古

人雖夜長尚秉燭遊況少年白晝而擲之乎敬伯自出山數年今廷尉評事矣昨者推獄平允乃天錫命服淮南疑獄今讞于有司上擇詳明吏覆訊之敬伯預其選故有是行雖未可言宦達比之山叟自謂差勝兄甘勞者竟如曩日奇哉今何所須當以奉給諶曰吾儕野人心近雲鶴未可以腐鼠嚇也吾沉子浮魚鳥各適何必矜炫也夫人世之所須者吾當給爾子何以贈我吾與山中之友市藥於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青園橋東有數

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思諶言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涼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烟翠葱蘢景色妍媚不可形狀香風颯來神清氣爽飄飄然有凌雲之意不復以使車為重視其身若腐鼠視其徒若螻蟻既而稍聞劒佩之聲二青衣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視

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官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窻户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鶴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器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人皆絶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黄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棄吾下山别近十年纔為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

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姝麗五千里内皆可擇之小黄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黄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裴指曰叅評事敬伯答拜細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殷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係于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

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黄頭曰送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吾昔與王為方外之交憐其為俗所迷自投湯火以智自焼以明自賊將沉浮于生死海中求岸不得故命于此一以醒之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乃得暫遊雲山萬重復往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裴謂敬伯曰評公使車留此一宿得無驚郡將乎宜且就館未赴闕閒時訪我可也塵路遐遠萬愁攻人努力自愛敬伯

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别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烟草極目惆悵而返及京奏事畢將歸私第諸趙競怒曰女子誠陋不足以奉事君子然已辱厚禮亦宜敬之夫上以承先祖下以繼後事豈苟而已哉奈何以妖術致之萬里而娛人之視聽乎朱李尚在其言足徵何諱乎敬伯盡言之且曰當此之時敬伯亦自不測此蓋裴之道成矣以此相炫也其妻亦記得裴言遂不復責吁神仙之變化誠如此乎將幻者鬻術以致惑乎

固非常智之所及且夫雀為蛤雉為蜃人為虎腐草為螢蜣蜋為蟬鯤為鵬萬物之變化書傳之記者不可以智達況耳目之外乎出續玄怪録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之術一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甘此寒苦且浪跡江湖訣别而去後李生知橘子園人吏隱欺欠折官錢數萬貫羈縻不得東歸貧甚偶過揚州阿使橋逢一人草蹻布衫

視之乃盧生生昔號二舅李生與語哀其襤褸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畏公不作好棄身凡弊之所又有欠負且被因拘尚有面目以相見乎李生厚謝二舅笑曰居處不遠明日即將奉迎至旦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云二舅遣迎郎君既去馬疾如風過城南數十里路側朱門斜開二舅出迎星冠霞帔容貌光澤侍婢數十人與橋下儀狀全別邀李生中堂宴饌名花異木若在雲霄又累呈藥物皆殊美既夜引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

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色極艷新聲甚嘉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名家質貌若此李生曰某安敢二舅許為成之又曰公所欠官錢多少曰二萬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陷鹽鐵也纔曉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波斯見拄杖驚曰此盧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錢遂得無事其年往汴州行軍陸長

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瑩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李生具説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妻曰少年兄弟戲書此昨夢見使者云仙官追一如公所言也李生歎訝却尋二舅之居唯見荒草不復覩亭臺也出逸史

薛肇

薛肇不知何許人也與進士崔宇於廬山讀書同志四人二人業未成而去崔宇勤苦尋已擢第唯肇獨以修

道為務不知師匠何人數年之間已得神仙之道廬山下有患風勞者積年醫藥不效尸居候時而已肇過其門憇樹陰下因語及疾者肇欲視之既見曰此甚易耳可以愈也留丹一粒小于粒米謂疾者所親曰明晨掐半粒水吞之自當有應未愈三日外更服半粒也其家自以久疾求醫所費鉅萬尚未致愈疾者柴立僅存餘喘豈此半粟而能救耶明日試服之疾者已起洎午能飲食策杖而行如此三日充盛康壯又服半粒即神氣

邁逸肌膚如玉髭髮青鬒狀可二十歲許人月餘肇復來曰子有名仙籙吾此藥不唯愈疾兼可得道矣乃授其所修之要此人遂登五老峰訪洞府而去崔宇既及第尋授東畿尉赴任過三鄉驛忽逢薛肇下馬叙舊見肇顔貌風塵頗有哀嗟之色宇自以擢第拜官揚揚矜負會話久之日已晡矣薛謂崔曰貧居不遠難於相逢過所居宵話可乎崔許之隨薛而行僕乘皆留店中初入一小逕甚荒梗行一二里間田疇花木皆異凡境良

久已及高樓大門殿閣森沉若王者所理崔心驚異之薛先入有數十人擁接昇殿然後召崔昇階與坐欵話久之謂崔曰子有好官未可此住但一宵話舊可爾促令召樂開筵頃刻即于别殿宴樂更無諸客唯崔薛二人女樂四十餘輩拜坐奏樂選女妓十輩同飲有一箜篌妓最為姝顔崔與並坐崔見箜篌上有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崔黙記之席散薛問崔坐中所悦以箜篌者對薛曰他日與君令且未可及明與崔送别

遺金三十斤送至官路慘別而去崔至官月餘求婚得柳氏常疑曽識而不記其處暇日命取筌篌理曲崔見十字書在焉問其故云某時患熱疾夢中見使人追云西城大仙陳溪薛君有客五百里内解音聲處女盡追可四十餘人因隨去與薛及客崔少府同飲一夕覺來疾已愈薛君即神仙也崔少府風貌與君無異各話其事大為驚駭方知薛己得道爾出仙傳拾遺

太平廣記卷十七

太平廣記卷十八

神仙十八



柳歸舜

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因維舟登岸尋小逕不覺行四五里興酣踰越

磎澗不由徑路忽道傍有一大石表裏洞徹圓而砥平周匝六七畒其外盡生翠竹圓大如盎高百餘尺葉曳白雲森羅映天清風徐吹戛為絲竹音石中央又生一樹高百尺條榦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蘂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䳰數千丹嘴翠衣尾長二三尺翾翔其間相呼姓字音旨清越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者有名武仙郎者有名自在先生者有名踏蓮露者有名鳳花臺者有名戴蟬兒者有名多

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是漢武鉤弋夫人常所
唱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珠
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阿嬌深宮下淚唱
曰昔請司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百金君王終不
顧又有誦司馬相如大人賦者曰吾初學賦時為趙昭
儀抽七寶釵横鞭余痛不徹今日誦得還是終身一藝
名武遊郎者言余昔見漢武帝乘鑾金檝泛積翠池自
吹紫玉笛音韻朗暢帝意歡適李夫人歌以隨歌曰顧

鄙賤奉思私願吾君萬歲期又名武仙郎者問歸舜曰君何姓氏行第歸舜曰姓柳第十二曰柳十二自何許來歸舜曰吾將至巴陵遭風泊舟興酣至此耳武仙郎曰柳十二官偶因遭風得臻異境此所謂因病致妍耳然下官禽鳥不能致力生人為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遥呼曰阿春此間有客即有紫雲數片自西南飛來去地丈餘雲氣漸散遂見珠樓翠幕重檻飛楹周匝石際一青衣自户出年始十三四身衣珠翠顏甚姝美

謂歸舜曰三十娘子使阿春傳語郎君貧居僻遠勞此檢校不知朝來食否請垂男坐以具蔬饌即有捧水精𣏌出者歸舜再讓而坐阿春因教鳳花臺鳥何不看客三十娘子以黄郎不在不敢接對郎君汝若等閑似前度受捶有一鸚鵡即飛至曰吾乃鳳花臺也近有一篇君能聽乎歸舜曰平生所好實契所願鳳花臺乃曰吾昨過蓬萊玉樓因有一章詩曰露接朝陽生海波翻水晶玉樓瞰寥廓天地相照明此時下棲止投跡依舊楹

顧余復何忝日侍羣仙行歸舜曰麗則麗矣足下師乃
誰人鳳花臺曰僕在王冊左右一千餘歲杜蘭香教我
眞籙東方朔授我秘訣漢武帝末大中大夫遂在石渠
署見揚雄王褒等賦頌始曉箴論王莽之亂方得還吳
後為朱然所得轉遺陸遜復見機雲製作方學綴篇什
機雲被戮便至於此殊不知近日誰為宗匠歸舜曰薛
道衡江總也因誦數篇示之鳳花臺曰近代非不靡麗
殊少骨氣倂而阿春捧赤玉盤珍羞萬品目所不識甘

香裂鼻飲食訖忽有二道士自空飛下顧見歸舜曰大難得與鸚鵡相對君非柳十二乎君船以風便索君甚急何不促回因投一尺綺曰以此掩眼即去矣歸舜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巴陵達舟所舟人欲發問之失歸舜已三日矣後却至此泊舟尋訪不復再見也出續玄怪錄

元藏幾

處士元藏幾自言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任奉信郎大業元年為過海使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

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幾獨為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瞀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浪洲去中國已数萬里乃出菖蒲花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吏産分蒂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

露之酺洲上有久視之山山下出澄水泉其泉濶一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沈没故洲人以瓦鐵為船舫更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今刑部盧員外尋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眞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更以強木造船其上多飾珠玉以為

遊戲强木不沈木也方一尺重八百斤巨石縋之終不没藏幾淹留既久忽念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焉激水如箭不旬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其年號即貞元也訪其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疎屬也有隋大業元年至貞元年末已二百年矣有二鳥大類黄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即至或令銜珠或令受人語乃謂之轉言鳥出滄洲也藏幾工詩好酒混俗無拘檢十數年間遍遊江表人莫之知而趙歸真常與

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微相遇求得其實歸眞以藏幾之異備奏上上令謁者賫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恐即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出杜陽雜編

文廣通

文廣通者辰溪縣滕村人也縣屬辰州泝州一百里北岸次有滕村廣通居焉本漢辰陵縣武陵記云廣通以

宋元嘉二十六年見有野猪食其稼因舉弩射中之流血而走尋血蹤越十餘里入一穴中行三百許步豁然明曉忽見數百家居止莫測其由來視所射猪已歸村人圈中俄有一叟出門云汝非射吾猪者乎文曰猪來犯僕非僕犯猪翁曰牽牛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者罪又重矣文因稽首謝過翁云過而知改是無過矣此猪前緣應有其報君無謝焉翁呼廣通至廳上見十數書生皆冠章甫之冠服縫掖之衣有博士獨一榻

面南談老子又見西齋有十人相對彈一絃琴而五聲
自韻有童子酌酒呼令設客文飲半酣四體怡然因爾
辭退覩其墟陌人事不異外間覺其清虛獨遠自是勝
地徘徊欲住翁乃遣小兒送之令堅關門勿復令外人
來也文與小兒行問其始末荅曰彼諸賢避夏桀難來
此因學道得仙獨榻座談老子者昔河上公也僕漢時
山陽王輔嗣至此請問老子滯義僕自掃門已來于玆
十紀始蒙召進得預門人猶未深受要訣只令守門至

洞口分别慇懃自言相見未期廣通自所入處見所用弩皆已朽斷初謂少頃已十二年矣廣通家已成喪訖聞其歸乃舉村驚疑明日與村人尋其穴口唯見巨石塞之燒鑿不可為攻焉出神仙感遇傳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文帝搜訪逸隱聞其有道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為禮人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帝賜衣着至朝堂捨之而去常被

髮佯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亦開肆賣卜卦
無不中有人失馬詣伯醜卜之伯醜方為太子所召在
途遇之立為作卦曰可於西市東壁南第三店為我買
魚作鱠如其言詣所指店中果有人牽所失馬而至遂
擒之何妥嘗與論易聞妥之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
言乎於是測理辨答思理玄妙大異先儒之旨論者謂
其有玄機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
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理窮衆妙豈可與世儒常

談而測神仙之旨乎數年復歸華山上後世世有人見之出仙傳
拾遺

劉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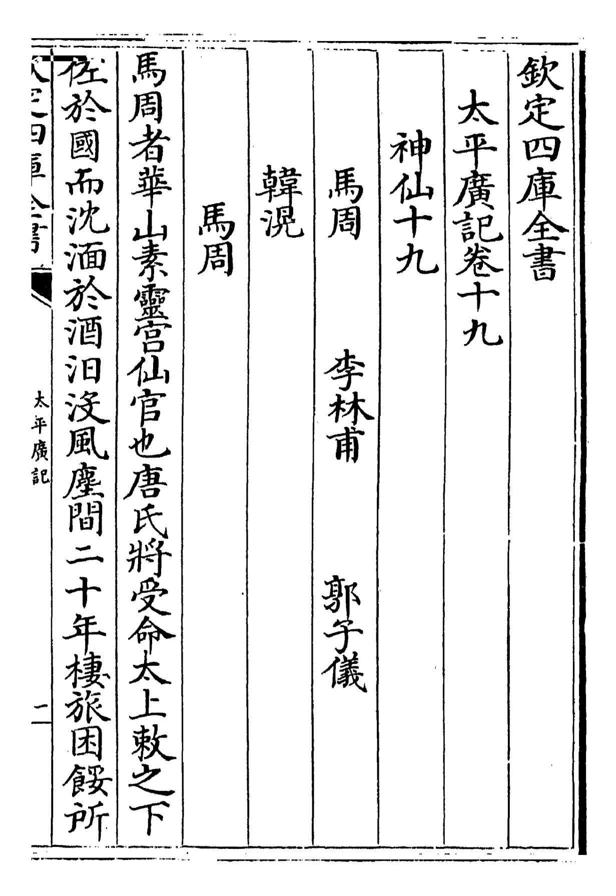
唐貞觀中華陰雲臺觀有劉法師者鍊氣絶粒迨二十年每三元設齋則見一人衣縫掖面黧瘦來居末坐齋畢而去如此者十餘年而衣服顔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余姓張名公弼住蓮花峯東隅法師意此處無人之境請同往公弼怡然許之曰此中甚樂師能便住

亦當無悶法師遂隨公瑀行三二十里扳蘿攀葛纔有鳥徑其崖谷嶮絶雖猿狖不能過也而公瑀履之若夷途法師從行亦無難遂至一石壁削成高直千餘仞下臨無底之谷一逕闊數寸法師與公瑀側足而立公瑀乃以指扣石壁中有人問曰為誰對曰某遂劃然開一門門中有天地日月公瑀將入法師隨公瑀亦入其人乃怒謂公瑀曰何故引外人來其人因闔門則又成石壁矣公瑀曰此非他人乃雲臺劉法師也與余久故故

請此來何見拒之深也又開門納公弼及法師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饑君可豐食遺之其人遂問法師便住否法師請以後期其人遂取一盂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香飲畢而飢渴之想頓除矣公弼曰余昨云山中甚樂君盍為戲令法師觀之其人乃以水噀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各一對舞舞甚妙威鳳綵鸞各一對歌歌甚清憤之公弼送法師迴師却顧唯見青崖丹壑向之歌舞一無所覩矣及去觀將近

公緌乃辭法師至觀處置事畢却尋公緌則步步險阻
杳不可階法師痛恨前者不住號天吽地遂成腰疾公
緌更不復至矣出續玄怪錄

太平廣記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十九

神仙十九

馬周　李林甫　郭子儀

韓滉

馬周

馬周者華山素靈宮仙官也唐氏將受命太上敕之下佐於國而沈湎於酒汨沒風塵閒二十年棲旅困餒所

向拘礙幾為磕仆聞袁天綱自蜀入秦善於相術因詣之以决休咎天綱目之良久曰五神奔散尸居旦夕耳何相之有邪周大驚問以禳制之術天綱曰可自此東直而行當有老叟騎牛者不得廹而與語但隨其行此災可除矣周如言而行未出都門果有老叟騎牛出城默隨其後繚繞村徑登一大山周隨至山頂叟顧見之下牛坐於樹下與語曰太上命汝輔佐聖孫創業拯世何為昏沈於酒自掇困餓五神已散正氣凋淪旦夕將

死而不修省邪周亦懵然未曉叟曰汝本素靈宮仙官今太華仙王使人召汝即引入宮闕經歷宮門數重至大殿之前羽衛森肅若帝王所居趨至簾前有宣言責之者以其受命不恭墮廢所委使還其舊署自責省愆叟與所使數人送於東廡之外別院中室宇宏麗視其門則姓名存焉啓鑰而入鑪火鼎器牀榻茵席宛如近所棲止沉吟思之未能了悟忽有五人服五方之衣長大奇偉立於前曰我皆先生五臟之神也先生酣酒流

蕩濁辱於身我等久歸此矣但閉目將復於神室也周瞑目頃之忽覺心智明悟併憶前事二十餘年若旬日之間耳復扃鐍所居出仙王之庭稽首謝過再稟其命來詣長安明日復謁天綱天綱驚曰子何所遇邪巳有瘳矣六十日當一日九遷百日位至丞相勉自愛也如是貞觀中敕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周之所貢意出人表是日拜拾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令數年一旦羣仙降其室曰佐國功成可以退矣太

乙徵命無復留也翌日無疾而終謚曰忠公其所著功業匡贊國政歷品秩國史有傳此不備書出神仙拾遺

李林甫

唐右丞相李林甫年二十尚未讀書在東都好遊獵打毬馳逐鷹狗每於城下槐壇下騎驢擊毬略無休日既憊捨驢以兩手返據地歇一日有道士甚醜陋見李公踞地徐言曰此有何樂郎君如此愛也李怒顧曰關足下何事道者去明日又復言之李公幼聰悟意其異人乃

攝衣起謝道士曰郎君雖善此然忽有顛墜之苦則悔不可及李公請自此修謹不復為也道士笑曰與郎君後三日五更會於此曰諾及往道士已先至曰為約何後李乃謝之曰更三日復來李公夜半往良久道士至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郎君且歸熟思之後三日五更復會於此李公迴計之曰我是宗室少豪俠二十年宰相重權在已安可以白

日昇天易之乎計已決矣及期往白道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可惜李公悔欲復之道士曰不可也神明知矣與之叙别曰二十年宰相生殺權在已威振天下然慎勿行陰賊當為陰德廣救拔人無枉殺人如此則三百年後白日上昇矣官祿已至可使入京李公匍匐泣拜道士握手與别時李公堂叔為庫部郎中在京遂詣叔父以其縱蕩不甚記錄之頗驚曰汝何得至此曰某知向前之過今故候覲請改節

讀書願受鞭箠庫部甚異之亦未令就學每有賓客遣監杯盤之飾無不修潔或謂曰汝為吾著其事雖雪深沒踝亦不去也庫部益親憐之言於班行知者甚衆自後以蔭叙累官至賛善大夫不十年遂為相矣權巧深密能伺上旨恩顧隆洽獨當衡軸人情所畏非臣下矣數年後自固益切大起大獄誅殺異已寃死相繼都忘道士槐壇之言戒也時李公之門將有趨謁者必望之而步不敢乘馬忽一日方午有人扣門吏驚候之見一

道士甚枯瘦曰願報相公閽者呵而逐之外吏又鞭縛送于府道士微笑而去明日日中復至門者乘間而白李公曰吾不記識汝試為通及道士入李公見之醒然而悟乃槐壇所覿也慙悸之極若無所措却思二十年之事今已至矣所承教戒曾不蹔行中心如疾乃拜道士迎笑曰相公安否當時之請並不見從遣相公行陰德今枉殺人上天甚明譴謫可畏如何李公但搕額而已道士留宿李公盡除僕使處於中堂各居一榻道士

唯少食茶果餘無所進至夜深李公曰昔奉教言尚有昇天之挈今復遂否道士曰緣相公所行不合其道有所竄責又三百年也更六百年乃如約矣李公曰其人間之數將滿既有罪譴後當如何道士曰莫要知否亦可一行李公降榻拜謝曰相公安神靜慮萬想俱遣兀如枯株即可俱也良久李公曰其都無念慮矣乃下招曰可同往李公不覺便隨道士去大門及春明門到輒自開李公援道士衣而過漸行十數里李公素貴尤不

善行困苦頗甚道士亦自知之曰莫思歸否乃相與坐
於路隅逡巡以數節竹授李公曰可乘此至地方止慎
不得開眼李公遂跨之騰空而上覺身泛大海但聞風
水之聲食頃止見大郭邑介士數百羅列城門道士至
皆迎拜兼拜李公約一里到一府署又入門復有甲士
升階至大殿帳榻華侈李公困欲就帳臥道士驚韋起
曰未可恐不可迴耳此是相公身後之所處也曰審如
是某亦不恨道士笑曰茲介癬之屬其間苦事亦不少

遂却與李公出大門復以竹杖授之一如來時之狀入其宅登堂見身瞑坐於牀上道士乃呼曰相公相公李公遂覺涕泗交流稽首陳謝明日別去李公厚以金帛贈之俱無所受但揮手而已曰勉旃六百年後方復見相公遂出門而逝不知所在先是安禄山常養道術士每語之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李相公若無地自容何也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皆有銅頭鐵額常在左右所以如此某安得見之禄山乃奏請宰相宴於已宅

密遣術士於簾間窺伺退曰奇也其初見李相公有一青衣童子捧香爐而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墻奔逆而走其亦不知其故也當是仙官暫謫在人間耳出逸史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十數里日暮忽風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籍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

軿輜車繡屋中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歷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悦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而薨出神仙感遇傳

韓滉

唐宰相韓滉廉問浙西頗强悍自負常有不軌之志一旦有商客李順泊船於京口堰下夜深矴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風波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與常有異相引登山詣一宮闕臺閣華麗迨非人間入門數重庭除甚廣望殿遥拜有人自簾中出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則出書一函拜而受之贊者引出門送至舟所因問贊者曰此為何處也恐韓公詰問又是何人致書

荅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為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彊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别去李順却還舟中有一使者戒舟中人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船外逡巡則達舊所若違此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其言不敢顧視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不知所行幾千萬里也既而詣衙投所得之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深以為異拘縶李順以為妖妄欲加

嚴刑復博訪能篆籀之人數輩皆不能辨有一客龎眉古服自詣賔位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嘿坐良久了然自憶廣桑之事以為非遠厚禮遣謝李順自是恭嘿謙謹克保終始焉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十九